

世界十大戰爭

楊杰題





# 俄土戰爭目次

俄土戰爭之原因

俄國對土耳其之野心

俄帝亞歷山大二世之宣戰布告

俄土戰爭之戰況

俄軍前進勢如破竹

俄土戰爭與英國之態度

朴列瓦那最後之激戰

俄土媾和與善後

柏林會議

# 俄土戰爭

## 俄土戰爭之原因

俄土戰爭之原因，一言以蔽之，不外起於俄國對地中海沿岸之野心，而當時土耳其政府之虐政，又復與俄以可乘之機會，初，土耳其屬國波斯尼亞與黑色哥維那兩州，不堪土之虐政，宣言獨立，稱兵叛變，塞爾維亞蒙泰內格羅兩州，亦欲起兵援助，兩國君主及歐洲各大國，盡力制止，雖告鎮靜，然自此種變亂續出而後，土耳其之勢力日衰，即對於叢爾一州之黑色哥維那，亦不易征服矣。

塞爾維亞蒙泰內格羅兩州人民，見土耳其勢力衰微，皆謂：「吾人欲達獨立之素志，此正其時，大好機會，不可失也」。因益決心與土交戰，一意企圖獨立，人心益形興奮，激昂達於極點，兩國君主，雖欲極力制止，結局人民不從，叛土獨立，時一八七六年七月二日也。

先是，塞爾維亞國，以君主米蘭公之名義，發布全國皆兵制度，且募集軍事公債，減少官吏俸給，苦心積慮，籌備軍費，準備八萬人隨時可以出征，以四萬人稱護國軍，配置各處，未幾，爲宗主國土耳其知悉，責問舉兵理由，而歐洲之英法德俄奧意等六大國，亦誡其輕舉妄動。

當時，塞爾維亞首相李思齊，爲老成之政治家，不待他國箴誡，決不敢作輕率敗事之舉，土既責問，彼即先與蒙泰內格羅政府商議，各派使節至土京君士坦丁堡，舉平素之希望，向土要求，且言土若不允，萬不得已，自當出兵，土耳其外交部長蘭提帕夏，斷然予以拒絕，於是，在塞蒙兩屬國，亦唯有訴之武力矣。

時，同爲土耳其屬國，從來整其兵備，保守中立之羅馬尼亞，亦乘兩國興兵，土耳其政府內外多事之際，向土提出七項要求，同時，復以同樣之宣言書，分致歐洲六大強國。

一方面，塞爾維亞，則於一八七六年七月二日，出兵進攻土國邊境，蒙泰內格羅，亦於七月三日，發兵入黑色哥維那州，會合該州之兵，以攻土耳其，時，土京君士坦丁堡，適以外交部長蘭提帕夏，陸軍部長索森佛尼帕夏二人，被刺殞命，物情騷然，政府內部，尤極混雜，塞蒙既有不穩舉動，開戰之前，土亦任阿布塔爾庫林爲總督，配兵邊境，嚴密守備。

六大國知土內亂，卽命駐土公使，勸土勿先下手，六國公使，因於六月二十九日，通告土國政府，同時，在土國近傍，屯集各該國之艦隊，以備不虞，當時六國之欲居間調停，不辭其勞瘁也，可以知矣，乃塞蒙兩國，自誇兵強，拒絕列國調停，其後，戰事進展，最初揚揚得意之塞蒙軍，漸受土軍攻擊，居於防守位置之士軍，逐漸進步，竟轉入攻擊之順境，而原居攻擊位置之塞軍，反陷於防守之逆境，於是，塞爾維亞，卒亦拋棄成見，密求六國調和。

六國政府命駐土公使通告土國，各公使會商後，結果先勸土政府休戰六星期，時，土軍正勢如破竹，連呼殺賊，土政府見土軍勢盛，欲使敵軍全部屈服，然後議和，遲遲不覆，嗣以六國公使再三催促答覆，土政府迫不得已，故作難題，以圖遷延議和之時日，答：稱「土耳其政府，對於貴國等之勸告，固願遵從，但亦有所要求，此種要求，幸而爲貴國等所容許，則吾人亦欣然遵從勸告，不幸而遭拒絕，則吾人於貴國等之勸告，亦不能遵從也。」同時，并以如次之要求書致六國。

第一、塞爾維亞君主米蘭公，須親至土京，向土帝執屬臣之禮。

第二、如亞歷西那賽發，羅斯尼亞等，接近土耳其其邊境之地，須一律割與土耳其。

第三、塞爾維亞須賠償土耳其五十萬達卡。

第四、塞爾維亞之軍隊，須一律解散。

當時，六國公使，皆不贊成，俄使則謂：「此種含有責罰意味之要求，決不可以容許」，主張由六大國，提出意見書，使土遵從，一方面，土其當然不能默認俄之主張，愈益反抗六國，更提出五項要求如次：

第一、塞爾維亞首府培爾格拉德及其他塞爾維亞境內之各城塞，得配置土耳其之守兵。

第二、限制塞爾維亞之兵額。

第三、增加納稅額。

第四、米蘭公到土京來朝。

第五、敷設鐵道。

六大國接到此種要求書，莫不反對，尤其是俄國，照例大為反對，因此，雙方議論，益形糾紛，難趨一致，九月既終，十月將盡，仍無結果。

六國見情勢如此，深覺戰禍延長，再三主張休戰，土耳其政府亦稍讓步，答覆六國，主張休戰期間，至少非六個月不可，并提出兩項要求如次：

第一、嚴禁俄國派兵至塞爾維亞應援。

第二、商議休戰以前，先嚴禁叛民據守城塞。

當時，俄國雖承認中止派兵應援，而對於休戰六個月一節，又復大加反對，且派公使伊古那啓夫將軍至君士坦丁堡，照英國之主張，提議休戰六星期。

其間，土耳其軍無端大勝，土國政府遂遵從六國勸告，六國亦折衷雙方意見，於其年之十一月一日，決定休戰兩月，翌日，雙方簽字完畢，從此暫告休戰矣。

俄國對土耳其之野心

休戰條約既告成立，其次則為媾和條件，六國為協商媾和之條件起見，各選派全權辦理大使至土京君士坦丁堡，舉行會議，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六國全權大使，開預備會於君士坦丁堡之俄國使館。

土耳其見列國舉行會議，欲干涉土之內政，頗為不快，當時土國第一流之政治家進步黨領袖米達提帕夏憤懣之餘，欲乘機請求頒布其平素所擬之憲法，以防列國干涉，十一月二十一日，向土帝提出其憲法草案，欲改獨裁政治為立憲政體，以謀國民之統一。

此種憲法，專以權利平等為主旨，規定回教徒與基督教徒，在政治上之權利，一律平等，當時首相麥達提盧斯吉帕夏，為守舊黨首領，迷信回教，極力反對，而土帝則竟嘉許而採用之，麥達提盧斯吉帕夏，以其主張未邀採納，遂於十二月十九日，稱病辭職，於是，進步黨之米達提帕夏繼任首相後，即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召集土耳其帝國之黨族，宣布憲法，改為立憲。

要之，此舉一方面在改革土耳其從來之政體，固不待言，而另一方面，則在謀國民之統一，嚴整兵備，

以備萬一，而防列國之干涉也。

但此種憲法，係本先進國英法所施行者，加以折衷，取其所長，施之於文明不若英法進步之土耳其，無緣木求魚之憾，乃土耳其政府，最初即無意實施，雖經頒布，等於空文，不過，土人咸慶土國萬歲，人心因此堅固結合，則係事實，而演出戰爭慘劇，發揮忠君愛國之精神，亦皆由頒布憲法而來也。

一方面，六國預備會議既終，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之土耳其改革協議案草案，亦已確定，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即將舉行正式會議，是日，土耳其政府亦派代表出席，慎重商議，由德意志公使蕭德禧伯爵，朗讀六國商定之土耳其改革草案稿，時正土耳其頒布憲法之期，市中祝砲，響聲如雷，土國政府代表查衛提帕夏聽畢，即揚揚得意，起而演說，謂：「我土耳其國，憲法既經頒布，即可着手改革，無庸各國干涉，自當以本國之力量，一掃積弊也。」

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土耳其對於六國之改革案，全然反對，概予拒絕，根據本國之主張，另行提出改革案，六國始終欲貫徹其意見，更於一月十五日，作最後之談判，結果，將上次之改革案略加修正，向土耳其提出兩項要求如次：

第一、予六大國之代表，以干涉選任各州知事之權。

第二、六大國得選委員二人監督土耳其之一切改革。

土耳其政府難於答覆，乃於一月十八日，召開空前之全國大會議，討論應付方法，結果，六國提案，概遭否決，於是，土耳其政府，遂毅然決然，於一月二十日，通告六國，不承認上列二項要求。



六國提案，既全部被土拒絕，同時，各國全權大使之面目，亦因之掃地，俄國全權大使，憤激之餘，甚至主張即時開戰，結果，仍由各全權大使，先將土耳其政府拒絕六國提案情形，報告各該國政府，各國政府亦因之大傷感情，即令停會歸國，至是，土京會議遂告中止，而六國全權大使，亦各首途歸國矣。

當時，塞爾維亞與蒙泰內格羅兩州，全賴六國居中調停，與土交涉，今六國會議既經解散，各全權大使亦已歸國，所恃既失，准有直接向土談判，而土耳其政府，亦以正如所願，認為良機難得，當即開始直接交涉，於是年三月一日，僥倖塞爾維亞，締結和約，一切恢復戰前狀態，而土耳其之國旗，遂與塞爾維亞之國旗，一同高揭於塞爾維亞首府培爾格拉德之城頭矣。

至於土耳其與蒙泰內格羅之和約，則以割地問題，未得承認，互相爭執，不易解決，至四月十三日，雙方談判，卒告破裂，兩國之間，又以兵戎相見矣。

此正俄國朝夕俟千載一遇之大好機會也，俄土戰爭，即肇端於是矣。

先是，是年一月三十一日，俄以質問式之覆文，致歐洲五大國，謂：「今日歐洲六大國會議之決議案，既為土耳其所排斥，貴國等將採何種方針乎？」當時，在俄國方面，早有向土開戰之計劃，及英以「擬與以一年之猶豫，以觀其成績，」覆俄，俄更以外交部長哥爾嘉可夫之名義，質問英國，謂：「土耳其政府，在此一年之間，若不斷行時，貴國意欲作何處置耶？惟我推想，非六國聯合，實施強迫手段，土國決不斷行也，故俄國斷然主張六國聯合，實行強迫手段，不識貴國以為如何？」時英國本不願担負此種保證之責，不過信用土耳其其自行改革之言，姑且聽之而已，因此，對於俄國此種質問，未與答覆。

一方面，俄則不待英國答覆，且無服從英國覆文之理，始終主張聯合實行強迫手段，命其派往土耳其充任全權大使之伊古那啓夫將軍，藉名漫遊各國，前往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四都遊說，結果，伊古那啓夫之遊說，忽然奏効，六國竟於三月三十一日，各派代表，集會倫敦，簽定草案，此種草案之目的，要不外使土耳其政府，知歐洲聯合，目下正在進行而已。

簽名蓋章之際，俄國代表蕭帕羅夫大使，發表宣言，謂：「若土耳其政府與蒙泰內格羅媾和，且聽吾人之勸告，則可向俄帝商議撤兵」云，但俄國在此次會議前二十餘日，即三月三日，除將派遣兵增至八旅而外，又增加砲兵一旅，由此觀之，俄國實不希望土耳其政府與蒙泰內格羅媾和，即土耳其商請撤兵，俄亦無意撤兵，可知矣。

故俄國代表發此宣言後，英國代表達畢爵士即報之曰：「英國之所以贊成此種草案者，正以其含有土俄兩國同時撤兵之條款，今依貴代表所言，則僅土耳其其撤兵，而一方不撤兵矣，果然，則英國自不能表示同意，而此種草案將無異廢紙矣。」嗣以土耳其其政府當然不能承認，斷然拒絕，果成廢紙，厥後，土耳其政府，更特派大使至各國，以使各國政府自警之覆文，分致各國，此實俄土戰爭最大之近因也。

此種覆文到英國後，達畢爵士，雖於四月十九日，在貴族院中，說明土耳其其表示毫無希望英國援助之意，但英國竟不復與各國謀議，已於上月三十日，派遣與土耳其其最為親密之鄂斯清家總，爲全權公使，馳赴土京君士坦丁堡矣。

俄帝亞歷山大二世之宣戰布告

俄 土 戰 爭

當時，土耳其領土內之基督教徒，苦於土國政府暴虐無道之壓制，身在倒懸，俄國欲假營救之美名，以大遂其野心，早已派兵至土國邊境，會土耳其屬國反抗土國政府之虐政，稱兵獨立，俄更以爲好機到來，自是而後，遂欲聯合五大國，壓迫土耳其，以滿足其慾望，今見聯合強迫，緩不濟急，決意單獨實行強迫手段，遂於一八七七年四月十三日，命令全部俄軍動員，二十四日，俄帝亞歷山大二世，下詔宣戰，同時，以外交部長哥爾嘉可夫之名義，回覆其他五國政府，并通告俄國駐土之代理公使勒利多夫，謂現在俄土國交，已由本國政府斷絕，令其迅速離土歸國，於是，勒利多夫，遂報告土耳其政府，由君士坦丁堡退去，一方面，則由外交部長哥爾嘉可夫，以絕交公文致駐俄京聖彼得堡之土耳其代理公使特飛齊拍，望其迅速退去，當時俄帝之宣戰詔書及外交部長之公文如左：

## 詔書

朕亞歷山大二世，受天之佑，兼領全俄羅斯國獨裁皇帝，波蘭國皇帝，芬蘭大公等大位，茲告爾等萬民，吾人對於土耳其境內身在倒懸之基督教民，深憫其薄命，此我親愛之爾等萬民夙所熟知者也，今我人民（指軍人）爲改良此等基督教民之境遇，已具率先獻身之覺悟，且亦既與朕決意着手改良矣，（中略）當初，歐洲各國，極力採取和平手段，以謀改良東方基督教民之境遇，戮力同心，力求達其目的，最近兩年間，吾人亦常誘導土耳其政府，欲於地方專橫官吏之虐政中，努力營救波斯尼亞黑色哥維那布加利亞三州之基督教民。

吾人嘗努力使土耳其政府，履行其對歐洲各國之誓言，以期此種改良之實施，結果，吾人及其他歐洲各

國之盡力，皆屬泡影，而土耳其政府竟排斥吾人爲基督教民之安穩起見，出而監護之主張，（中略）既拒絕君士坦丁堡會議之決議，（中略）又不依從各基督教國政府之希望，併倫敦草案，亦行拒絕，凡此種種，無理實甚。

土耳其既如此執拗傲慢，而吾人可以維持安甯之手段，亦早已用盡，更不得不依賴較嚴重之手段矣，（中略）土耳其政府，既拒絕吾人之厚意，使吾人不得不動干戈，吾人確信我之行爲，光明正大，謹賴上帝之恩惠與援助，以上述各節，普告於我忠誠臣民，（中略）以是，朕今日祈禱上帝，助我饒勇士兵，面命一般士兵，越我國境前進。

基督降生後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即朕即位第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此爲俄歷四月十二日即西歷四月二十一日）。

亞歷山大二世

### 外交部長之公文

自東方事件迫切以來，俄帝國政府，與歐洲各大國，協同一致，爲維持土耳其之安甯，用盡萬般之手段，且與各大國政府相謀，屢向土耳其政府，試進忠告，乃土耳其政府，頑迷不悞，悉行拒絕。

夫倫敦草案者，歐洲各大國協同一致，以其希望，勸告土耳其之最後手段也。俄帝國政府，不特以此種草案，爲俄可以維持安甯之最後手段，而勸告之，且同時又以一篇演說文，附添於此種草案，以致土耳其政府，表示土耳其政府，對於此約，若能正當履行，即可恢復安甯，使其臻於鞏固之意。

不圖土耳其政府斷然答覆，一概拒絕，吁，此實不得謂爲意外之答覆也，（中略）於是，俄皇帝陛下，乃採用第二段，曩之希望各國政府協力者，今則決以獨力成就之，且對土耳其，亦已下詔，令其越土耳其國境前進矣。

以是公等須將此種決定之旨趣，通報各該任地之政府爲要，（下略）

外交部長哥爾嘉可夫

令駐劄各國之俄國大使

土耳其政府，見俄帝已下宣戰詔書，大驚，即據巴黎條約第八條，請求各國政府調停，無如爲時已遲，各國政府，亦皆斷然拒絕，因此，土國政府，非常驚愕，又復困憊，但亦莫可如何也，反之，聞俄土交兵而欣喜雀躍者，則唯有蒙泰內格羅與黑色哥維那公部下之賊黨耳，至於俄國，此次藉口救濟基督教民，對土宣戰，而若輩基督教民，則反因此次戰爭，身遭兵禍，將陷於困窮，其苦難更在土耳其虐政之上，俄豈未曾想及之耶？

至就各國政府對俄土開戰之態度而言，則英國於接到俄國公文後，除以：「在本國利益不受影響之範圍內，可以嚴守局外中立」之旨，通告俄國外，更通告俄國政府，謂：「蘇彝士運河，無論何國，無論如何強大之國家，無論用任何之手段，一概不許妨礙通航，君士坦丁堡市，亦須保存於現在所有主權（土耳其）之手，關於達達尼爾海峽與博斯普羅斯海峽之現行規定，亦須存續至將來，此外，俄國若超過一定期限，而佔領布加利亞，則不得不發生糾葛」云。

以上各點，於英國之利害，大有關係，俄若進出地中海沿岸，而領有其一角，則害及英之利益，故如此以限制俄國向地中海沿岸之進出，乃俄國今日開戰之目的，亦實在此，誠不得不謂為危險也。

當時，法亦宣布局外中立，奧國政府，亦於五月五日，在衆議院發表局外中立，其次德意兩國，則與他國不同，對於東方問題，無大關係，俄土宣戰，仍不介意，德國並未宣布中立，意亦不過於四月二十九日，公布局外中立而已。

羅馬尼亞，介於俄土之間，俄土交兵，最感痛苦，自不得不與一方聯合，於是，羅馬尼亞政府，在俄帝未下宣戰勅詔以前，即於四月十六日，早與俄國締結條約二項如次：

第一、俄軍得在羅馬尼亞國內，自由通行。

第二、俄軍得使用羅馬尼亞國內之鐵道，郵政，電報，及軍船等。

土耳其政府聞之，異常驚怒，即致書羅馬尼亞，責其破壞屬國之義務，左袒俄國，且以絕交狀致駐君士坦丁堡之羅馬尼亞公使，迫其退去。

土耳其既與羅馬尼亞絕交，羅馬尼亞即應俄軍總督尼古拉親王之要求，以卡爾公爵為總督，率步兵三萬八千，騎兵八千二百，野砲百二十門，增加俄軍右翼，於俄土兩國之戰機成熟時而戰亂之幕揭矣。

#### 俄土戰爭之戰況

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俄國前軍，進入羅馬尼亞，繼而二軍三軍，亦陸續開入該州，當時，羅馬尼亞已充滿俄國軍隊，隨處可以聽到歡迎俄國軍隊之聲。

俄軍既到羅馬尼亞即欲向土耳其進入，而羅馬尼亞之白沙拉比亞至土耳其間之唯一交通機關，僅有鐵路一條，會連日傾盆大雨，洪水汎及路線，交通完全杜絕，加以道路溼泥，步行不易，俄軍前進，頗屬困難，尤其是運輸輜重，困難更達極點，因此遲遲不進，所費日數，出人意表。

不久，雨晴路乾，俄軍即鼓其勇氣，向土進兵，以常備兵一百零六團，（每團約一千人）附加騎兵四十九營，野砲四百二十五門，砲兵輜重隊二十四連，架橋兵四連，海兵二連以上，為正兵。另以哥薩克步兵二連，哥薩克騎兵二營，哥薩克百騎隊九十九隊，野砲四十八門以上，為不規兵。兩部分合計，有大軍十二萬餘人，由尼古拉親王任總督，率領前進，現正屯集多瑙河畔，企圖涉河，攻入土耳其領之布加利亞，此隊俄軍，稱西南本軍。

此外，俄軍除此隊之外，尚有米海爾親王所率之一軍隊，總兵力十萬餘人，作別動隊，進入亞細亞（即土耳其領地），此項別動隊之目的，在分離土耳其軍隊，使其全軍不能成一團前進，其目的，即是欲分離土軍之勢力為二也，嗣以各處戰鬥，皆獲全勝，其勢益旺，遂進而包圍卡爾斯市（土耳其之一都市）復分一隊士兵，包圍接近卡爾斯之耶爾塞姆爾市，力圖遮斷兩市之交通，該兩市間之交通，若能僥倖遮斷，則卡爾斯市亦可攻下，因此，全軍士氣大振，鼓勇前進。

除以上兩隊之外，俄帝亞歷山大二世下詔宣戰後，即由俄國石可白烈夫將軍，在以上兩隊未出發之前，先率騎兵一旅，急行向羅馬尼亞前進，更急行而入土耳其領內之巴羅波西，此外，又有步兵隊及砲兵隊一隊，先後跟隨石可白烈夫之後，大急行而至該地，該隊之目的，即在佔領該地所架之色列斯河鐵橋，色列斯河

者，位於多瑙河左岸之一支流，與朴爾斯河互相並行者也，此處所架之鐵橋，與羅馬尼亞之摩爾達維亞至瓦拉西亞之鐵道相連，對於俄軍之向土耳其進入，最占重要之位置，石可白烈夫部遽急到此，佔領鐵橋，以固噶拉查及布列拉之要津，功勳殊大，蓋因此，後來之俄國大部隊，即可自由使用鐵路，以輸送人馬於瓦拉西亞，就土耳其言，此處實可稱爲該國咽喉之要地也，當時土耳其方面，亦注目在此地，在俄國軍隊未到以前，已派偵察監視多瑙河中，充分注意，未嘗稍懈，不過，對此咽喉要地之鐵橋，躊躇不決，未能先事破壞，是則土耳其其大失敗之一因也。

其實土軍方面，亦有相當老練之大將，深知此橋不可不毀，無如當時，羅馬尼亞左袒何方，尙未確定，土人對於政略上，過於注目，竟遺誤軍略上之大好機會，總之，就土耳其軍言，此地被俄軍佔領，實爲失策。當時土耳其軍，曾配備小艦隊於多瑙河之一要地，欲以之大抗俄軍，乃俄軍既於下流之布列拉及噶拉查與列尼托馬頃等要地，建築砲台，屯集兵力，又復在列尼托馬頃之海道，浮設數百水雷，以備土軍來襲，於是，土軍特意擬定之計劃，又成畫餅矣。

多瑙河上土軍配備艦隊之要地一帶，河面異常廣闊，寬達三英里以上，由河口迄上流之加拉夫沙提（在土耳其領之威京對岸），長約七百英里，全線浮設水雷，絕不可能，土耳其艦隊，時常上下其間，數日之中，未遇危害，不過，每次皆與俄軍交換激烈砲火，尤其是多瑙河，一方面爲土耳其領域，一方面，對岸又爲羅馬尼亞領域，俄軍自由出沒其間，土耳其艦隊大感痛苦，同時，俄軍布列拉砲台之砲擊，土軍方面，尤覺



大爲所苦。

五月十一日，午後一時三十分左右，土耳其偵察艦利錫西鴉耶利拉號，溯航多瑙河，向布列拉俄軍砲台，開始砲擊，忽然之間，激戰揭幕，雙方砲聲，轟動兩岸山壁，砲煙冲天，情景殊屬悽愴，兩軍誓死奮戰中，會俄軍砲台所發射之爆裂彈，命中土艦汽罐，連發數彈，土艦不特包於砲煙之中，而轟然一聲，勢若山崩，最後一彈，竟貫穿甲板，而命中艦內之火藥庫，忽然之間，土艦竟於火燄中沈沒，而二百餘之士卒，全部溺死矣，時俄軍見士兵將溺死，急坡小舟三艘，努力營救，無如艦內燃燒，大吐紅燄，莫可如何，僅救獲水兵一人而已，時午後三時也。

閱數日，土耳其軍艦一艘，又於該地，被俄軍砲擊，破壞沈沒，同月二十六日，土耳其偵察艦一艘，又在馬頃蓮河，遇俄軍士官邱巴雪夫與謝斯他可夫二人所率之水雷艇，受猛烈砲擊沈沒，至是，多瑙河之土耳其艦隊，勇氣完全沮喪，而有若無矣。

俄軍前進勢如破竹

一八七七年六月六日，俄帝亞歷山大二世，到達羅馬尼亞，閣員以下隨從，設大本營於俄軍大總督尼古拉親王屯駐之朴羅斯齊（在布加列斯提北方）時，尼古拉親王所率之軍隊，計九軍團，其中第十四軍團，屯集於噶拉資與布列拉之間，第十一軍團，屯駐於鄂爾特尼查與噶爾基頗之間，第八軍團，在西姆尼查第九軍團，在資爾奴馬古列里，第七軍團與第十軍團，在第八第九兩軍團之背部，守備克里米亞與阿得薩間之海岸，第十二軍團與第十三軍團，則屯駐於遙居後部之沙利沙亞歷山大利亞，布加列斯提，此等俄國軍隊，預定

以西姆尼查與資爾奴馬古列里之間爲本路，而渡多瑙河，乃適入夏季，多洪水，水量多在垂直面十六英尺以上，渡河不易實行。

一方面，與俄軍對抗之土耳其軍，則屯集威京者，三萬五千人，屯集拉斯確克者，三萬餘人，在休姆拉與多多拉基亞方面之營中者，各二萬人，集於西里斯托利亞者，一萬餘人，合計十一萬五千餘人，此外，屯集於巴爾幹內部之預備兵，又有三萬餘人，以上皆屬正規兵，正規兵之外，更有不規兵，爲數甚夥，土軍總指揮爲阿布他爾克利姆帕夏，彼於四月七日，到達休姆拉，即在休姆拉設置本營，此等土軍，亦以總指揮帕夏優柔寡斷，每戰敗北，迭告退却，亦不得已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間，俄軍由波拉哇要津，利用小舟渡多瑙河，全部既渡，即向土軍開始攻擊，兩軍奮戰三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俄軍佔領馬頃，至四月二十八日，俄將金也爾曼將軍所率之第十四軍團，在多瑙河右岸上陸，時，土軍以多多拉基亞已爲俄軍佔領，不得不退，遂退至噶爾那波他與庫斯屯休之間，布置防禦線，七月十九日，俄軍來攻，卒被佔領，不得已，又復退却。

一方面，俄軍乘勝進攻，勇氣益增，四月二十六日夜半，更取道西姆尼查，以第十八軍團爲前衛，由該地開始前進，二十七日午後三時，即佔領西斯托巴，土軍不支，向尼可羅頗里退却，施又向齊爾諾巴退去，於是，俄軍遂於同日，對布加利亞人，發布告示如次：

- 一、汝等布加利亞州民，自今以後，得免回教徒之壓制與暴虐。
- 二、汝等布加利亞州民，自今以後，須極力援助爲汝等大恩人之俄軍。

四月二十九日，俄軍移大本營於西姆尼查，其間，多瑙河之架橋，亦告落成，至四月中旬之間，第八，第九，第十二，第十三，四個軍團，悉向布加利亞前進，殘留於左岸之羅馬尼亞者，僅第四及第十一兩軍團耳。

當時，俄軍如入無人之境，未遇土軍抵抗，沿央多拉南進，七月一日，佔領皮油拉，七月七日，攻略齊爾諾巴，十日，佔領卓列諾波與噶布羅波，七月十二日，俄軍總督尼古拉親王，更與切爾卡斯耶公爵，移大本營至齊爾諾巴，俄軍前進，誠勢如破竹也。

七月十三日，噶爾可將軍率第八軍團之前衛兵四旅及布加利亞兵與少數騎兵，由漢可伊街道，到西朴加東方，着手攻擊巴爾幹，準備翌日向坦基鴉谷前進，所有耶尼查古拉之電線，全部由軍中之哥薩克騎兵割斷，沿途勢若破竹，七月十七日，已向利朴夏前進，利朴夏之土軍，猛烈抵抗，卒不能敵連戰連勝之俄軍，遺棄傷亡而退，俄軍愈益發揮勇氣，向西朴加街道南端推進，佔領卡查林克及西朴加，十八日，與米斯基公爵，同出南迴街道，十九日，攻略西朴加道及漢可伊道全部。

俄軍勢極猖獗，所至之處，數刻之間，即攻陷土軍城堡，此種消息，一度傳至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異常驚愕，咸以為情勢如斯，俄軍即將來襲首都，亦未可知，市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不能一日高枕而臥。

加以各地遭逢戰場慘禍，而來君士坦丁堡避難者，絡驛不絕，戰場慘禍，如在目前，於是，君士坦丁堡全市，大為騷擾，適如鼎沸矣。

在此種情形之下，土帝固不待言，土國政府，亦異常心痛，但對於每日盈千累萬逃難而來之人民，實無方法處置，尤其是對於勢如破竹之俄軍，更屬無力抵抗，於是，土帝甚至召集大小百官，在宮中討論先將皇宮移至小亞細亞之朴羅查，且斷然更換首相以下各部長及教育總監等，任阿利錫帕夏為外交部長，阿利錫帕夏曾任駐奧公使，為傑出之外交官，就任後，即以公文致各國政府，謂：「我土耳其之回教徒，因憤恨俄國人與布加利亞人之暴虐，有遷怒於住在土國境內之基督教徒，虐待彼等，聊以洩恨之傾向，我土耳其政府，當此多事之秋，莫可如何也」云。

君士坦丁堡之外國人士，接到此項公文後，大驚狼狽，十之八九，馳赴雅典（希臘首府）或布林斯島避難，但土耳其政府發出此種公文，決非以實情通報各國政府，實欲藉此教唆回教徒，使其益逞暴行耳，英德公使，早已察知，對土激烈抗議，卒迫土耳其政府，令阿利錫帕夏辭職，因此，土耳其政府，遂以色爾白帕夏繼任外交部長，時八月一日也。

#### 俄土戰爭與英國之態度

一方面俄國在出征軍隊未渡多瑙河以前，當時之首相哥爾嘉可夫公爵，欲探知英國是否幫助土耳其，抑嚴守中立，密令駐英使斯可巴羅夫，面謁英國外交部長達比爵士，以探英之態度，乃英國外交部長竟謂：「對於交戰之方法如何一節，此種談判，乃委任外之條項，予不能作任何答覆」。對於俄國所希望之答覆，則無論正面反面，皆未予一詞也，至於俄之所以向英作此協商者，決非起因於當時土國政府，向英要求同盟運動之風說，俄國決不相信英國有此種謠傳之行爲，俄之主眼，要不外事前向英陳述俄國之希望，以期戰勝

以後，俄英不至發生利害關係上之衝突，俄得在和平中遂其慾望耳，此外，尚有一點，則爲使英國斷然嚴守局外中立也，但英人素狡，俄之計略，以由英國外交部長之答覆中，不能得知英國政府之要求爲何，竟成畫餅，嗣後在未追求英國真意當中，戰況漸漸進展，今則已到非急於解決戰爭不可之狀態矣。

當時，俄軍連戰連勝，勢如破竹，侵入土國之消息，傳至倫敦，英國政府固不特言，即英國國民，亦莫不大驚，是時，英國政府，又復接到俄軍已渡多瑙河之消息，當即以洪畢爲艦隊長，令率軍艦十三艘，向白西加灣急航，旋接俄軍已由巴爾幹橫行之消息，英國政府，復派兵三千至馬爾他島，一方面，駐君士坦丁堡之英國公使勒亞德，則遵英國政府訓令，以半公半私之口吻，照會土耳其政府謂：「貴國其使我英國軍艦入達達尼爾海峽，以鞏固君士坦丁堡否乎？」土帝鑑於曩時英國干涉西班牙之基布拉塔及意大利之馬爾他先例，答覆英使照會，竟附條件，謂：「貴國若與我土國締結攻守同盟，則我土耳其，當謹遵貴國之命，否則不能承認也」云。

旋英使勒亞德又謂：「如是，則英軍將佔領加利浦，土耳其亦照上次口吻，答覆英使，英知單獨不能成事，企圖與奧聯合實行，時，奧國首相安多拉吉以嚴守局外中立，有利於奧，不願破棄三帝同盟，而參加英國企圖，至是，英不得已，遂在白西加灣及馬爾他島，作壁上觀矣。

在此種情勢中，俄軍前進，其勢益如破竹，不過俄軍亦未嘗連戰連勝，小亞細亞方面，俄軍頗爲不振，七月上旬，被土軍追擊，大敗，傷亡二千餘人，反之，布加利亞方面，尼古拉親王所率之俄軍，則百戰百勝，既渡多瑙河，進出於西姆尼查與西斯托巴之間，更攻略齊爾諾巴，土軍連戰連敗，士氣不振，該方面之土

軍總指揮阿布他爾克利姆帕夏，凡庸無謀，不知軍略，惟彼之黨羽，則深信其富於韜略，對於俄兵之越多羅河亦爲之辯解，以爲彼用祕計引入俄軍，嗣以阿布他爾克利姆帕夏一再失計，自己不進而遮斷尼古拉親王之進行，反使俄軍得安然進入蝦姆拉，至是，彼之愚而無謀，漸漸真相畢露，軍事批評家與通信者，皆謂彼真屬愚人，一般人屬望於彼，以爲三年不鳴，早遲一鳴必能驚人，不圖彼真啞鳥，一聲不鳴，及俄軍益以破竹之勢，進攻而來，彼除敗逃而外，任何祕計，皆不可得而見也。

但土軍之中，一方面，有阿布達爾克利姆帕夏之愚將，一方面，又有智勇兼備如鄂斯曼帕夏者爲司令，彼在事未至此以前，曾向總指揮阿布達爾克利姆帕夏建議，放棄威京之茅舍，總合全軍，佔領尼可羅頗里，以猛攻俄軍右翼，不幸總指揮不用其言，彼不得已，仍守威京，至七月中旬，彼所獻之策，雖邀採用，然閱日既久，時已遲矣，鄂斯曼帕夏，見俄軍早已佔領尼可羅頗里，膽寒失望，不得已，不復再歸威京，反向南方推進，到達朴列瓦那，當時朴列瓦那，不過一小邑，尙無城塞等設備，鄂斯曼帕夏，知其爲可以實現其計略之要地，即在該處布陣設營，督勵部下，於數日之間，築就安全城塞。

七月十九日，俄軍乘勝向朴列瓦那前進，當時俄軍，勢若破竹，對此區區一小城塞，固不介意，以爲一轉瞬間即可攻略，殊出乎意料，不易攻下，是役，自二十日之拂曉戰，揭幕後，二十日，雙方激戰，日暮尙未停止，土軍司令鄂斯曼帕夏，以爲欲洩近日之憤，此正其時，指揮諸軍，極力應戰，因此，俄軍之勢，不若從前之勇，漸呈敗狀，不得不退却矣，鄂斯曼帕夏以好機難得，益加追擊，卒破俄軍，大雪近來敗北之恥，是役，俄軍死將官六十八人，士卒死者，達二千二百七十一人之多，實土軍最大之勝利也。俄土戰爭中，

俄軍除此時而外，未嘗大敗，因此，鄂斯曼帕夏遂名震全歐，世人皆讚賞土軍難侮矣。

俄軍經此次大敗後，大將庫爾德勒，更以尼可羅頤里委諸羅馬尼亞軍，以全軍三萬八千餘人，向朴列瓦那開始攻擊，以圖復仇，時七月三十日也，當時，土軍已增至五萬餘人，努力守備，士氣大振，不復畏懼俄軍，俄軍欲雪前恥，奮勇突進，始終竭盡死力攻戰，土軍司令鄂斯曼帕夏，亦激勵全軍應戰，戰鬥之烈，數倍於前回，土軍乘大勝之後，勢殊猛烈，俄軍漸被土軍追擊，再成退却形勢，鄂斯曼帕夏見之，愈益發揮勇氣，激勵全軍，卒追擊俄軍至城外，再獲大勝，而連戰連勝之俄軍，又復因一鄂斯曼帕夏而再告大敗，卒不能雪恥復仇，此役俄軍死者，實達八千之多，朴列瓦那城之內外，竟至積屍成山。

至是土耳其連敗之恥，一舉而雪，鄂斯曼帕夏之名，亦轟動全歐，惜乎是時，土軍對於俄軍俘虜，悉處死刑，致此種得意之勝戰，竟被世人冠以殘酷之名稱，而受文明人之指責也。

八月三十日，鄂斯曼帕夏更乘勝攻擊拍利發提及塞爾比之俄軍，爲俄軍所敗，於是，俄軍又恢復攻擊者之立場，九月三日，俄將伊麥利亞斯基，率兵二萬餘人，向羅巴克攻擊，佔領羅巴克後，更加入朴列瓦那攻擊軍，因此，俄軍人數忽增，聲勢大振，九月十一日，全軍一舉向朴列瓦那城，開始總攻擊，俄土戰爭之心，已集注於此次朴列瓦那城之一戰，兩軍各集其全勢力，以爭最慘激戰之勝負，就土耳其言，朴列瓦那城，實屬重要地點，是役之勝敗，對於土耳其之盛衰，大有關係，故土軍竭盡死力防戰，同時，俄國亦以不佔領朴列瓦那城，則對於侵入土耳其，大有妨礙，不得不大破土軍，以恢復其歷來之面目，此次之朴列瓦那一役，實兩軍決定勝負之關頭也。

### 朴列瓦那最後之激戰

俄軍開始總攻擊後，土軍亦不易現敗色，甚至俄軍動輒不支，不得不退，如是一勝一敗，雙方傾其死力奮鬥，激戰二日，未能決定勝負，由此，亦可推知此一戰之極爲激烈矣，當時俄軍之中，惟有向城北進攻之羅馬尼亞軍一隊，攻下古利奎查閉堡，中軍之俄軍，被土軍窮追，業已退却，向城南進攻之石可白烈夫將軍，雖一度攻下朴列瓦那支堡，翌日，復爲土軍奪去，俄軍死者，實達一萬四千餘人，從前連戰連勝之意氣，已不復見，而大遭慘敗矣，當時俄軍，雖不以此次之慘敗而終止其野心，然對於朴列瓦那城之堅固，與鄂斯曼帕夏之智勇，雖屬敵人，亦咋舌驚賞也。

此次慘敗，俄軍頗爲不快，但知以現有兵力，即時採取攻擊手段，必難敵勝後之土軍，終無獲勝之希望，決待援兵到來，充分培養氣力，然後一舉以雪前恥，從此一月有餘，遂由該城遠退，包圍土軍，作對抗戰。

九月下旬，往年在克里米亞戰役中，以築城妙技，名聞於世之拓德烈本將軍，到達朴列瓦那，對攻圍軍，指示必要建築物之攻擊法，俄軍勢力，因此忽然恢復，士氣大爲鼓舞，先照將軍提議，包圍鄂斯曼帕夏之堅城，至一二十重，遮斷其與外壁之一切交通，絕其糧食來源，以困土軍，使鄂斯曼帕夏，於食盡而降與決死突戰，二者之中，擇一而外，別無良策。

既入十月，俄軍因砲兵隊及近衛軍隊開到，勢力倍增，當即依照預定計劃，包圍鄂斯曼帕夏之堅城三匝，并絕其至索非亞之通路。



一方面土軍之計劃，則在位於朴列瓦那與索非亞中間之鄂爾幹特，配備第二軍，以切夫克提帕夏爲司令，與鄂斯曼帕夏之軍隊取聯絡，而輸送援兵及其他一般供給於朴列瓦那，且恐兩軍之間，被俄軍遮斷，鄂斯曼帕夏復於十月十一日，率二萬一千人，守備果爾可達布尼克與特利西兩處堅塞。

俄軍則以新到之近衛兵，組織兩軍，由額爾郁將軍統之，欲陷朴列瓦那西方之土塞，先到朴列瓦那南方，由該處過威特，十月二十四日，開始攻擊果爾可達布尼克，同時，欲便鄂斯曼帕夏之謀略，成爲畫餅，土軍不能向其背後迂迴，更於全線，配置砲兵，以備萬一之砲擊。

向果爾可達布尼克進攻之俄軍，以額爾郁將軍之計全售，僥倖攻下果爾可達布尼克堅塞，繼而第四日，又攻下特利西堅塞，而佔領之，於是，額爾郁將軍，即乘勝由南向北移動，勢如破竹，十一月二十一日，佔領拉火帕，二十五日，復攻下耶毛羅頗朴，至是，巴爾幹山與多瑙河之間，全部殆爲俄軍所佔，而鄂斯曼帕夏之朴列瓦那城，完全陷於孤立矣。

同時，土軍第二軍團司令麥赫麥提阿利帕夏，復中俄將額爾郁將軍之計，大受窘迫，卒放棄所守之鄂爾加尼城塞，而越巴爾幹向索非亞退却，耶毛羅波爾一帶之兵營，則聽俄軍自由行動矣。

朴列瓦那城附近之堡壘，既全部落於俄軍之手，該城即完全陷於孤立，俄軍欲於此時，擊退鄂斯曼帕夏之兵，十一月二十日，尼古拉總督遣使至朴列瓦那城，致書鄂斯曼帕夏，懇切告之曰；「今貴城附近之堡壘，全部已歸俄軍掌握，貴城不特單獨陷於不幸，且無友軍來援之希望，縱令久抗俄軍，結局終無勝算。以其徒喪兩軍將士，作無益之辛勞，何如速降我軍，以救生靈之苦」云。

鄂斯曼帕夏大怒，斷然表其決心，而以書覆之曰：「吾人之心目中，惟有土耳其之名譽，他非所知也，吾人既欲始終爲土耳其之名譽犧牲其生命矣，豈可靦然忍受恥辱，以降貴軍耶？」如鄂斯曼帕夏者，誠可謂唯一無二之名將矣，尼古拉大公接其覆書後，雖屬敵人，亦體其勇壯之心情，而爲之惻然也。

時鄂斯曼帕夏，以城中糧食既盡，莫可如何，乃下最後決心，擬由城中突出，以死當敵，衝突重圍，十二月九日夕刻，除留病者傷者於城中外，其餘全部集合威特，十日拂曉，分全軍爲二隊，向威京方面突進，可惜彼之計劃，已爲俄軍知悉，土軍去朴列瓦那城，俄軍即襲擊該城而佔領之，一方面，又以羅馬尼亞軍，攻擊土軍，使追土軍回至俄軍所佔之城塞。

當時，鄂斯曼帕夏雖竭畢生之力，奮戰苦鬥，卒以脛部重傷，不堪再戰，加以衆寡難敵，漸現敗色，至其日午後零時三十分，彼知大勢已去，無復能爲，遂投誠俄軍，與其他將士，同爲俘虜焉。

一方面，俄軍本營，接到攻下朴列瓦那之消息後，咸以爲從此可以自由通過巴爾幹，而向亞得利亞堡前進，不勝雀躍大喜，連呼俄國萬歲，亞歷山大二世，更下勅令，嘉獎拓德烈本伊麥利斯基及夏勒夫基三將，謂：「此次大勝，全賴卿等之力，朕極嘉慰，不知所措」云。三將奉旨，不覺感激涕下，至於土軍司令鄂斯曼帕夏，則已護送至查爾可夫，彼雖屬敗兵之將，但俄人與全世界人士，莫不極口歎美，認爲名譽俘虜，而優予禮遇焉。

朴列瓦那爲土耳其之咽喉，城塞堅固，大苦俄軍，今朴列瓦那既陷，俄軍益勢如破竹，逞兵進攻，大部隊聯合，開始向亞得利亞堡前進，而勝負決矣。

土耳其屬國，知俄軍已勝，皆欲乘機脫棄土之羈絆，羅馬尼亞塞爾維亞蒙泰內格羅及其他各屬國，皆先後獨立，會土耳其軍司令石來曼帕夏及麥赫麥提阿利帕夏等，奉召率部返土後，蒙泰內格羅即乘虛奪取尼庫西鄂安齊巴利古爾西克等地，其國主尼基塔公，復於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企圖包圍北亞爾巴尼亞之斯庫塔里，經波亞那前進，塞爾維亞開朴列瓦那陷落亦起兵攻略柯西，侵略其他地方，此外，土耳其境內殘存之唯一城塞庫利提，亦叛民蜂起，向希臘要求同盟塞沙利及耶皮拉斯，亦稱兵叛變，其月之二十二日，希臘派兵二萬二千人，援助此等叛民，而塞沙利馬塞多尼亞耶皮拉斯等地，竟為希臘政府所略有矣。

是時，土耳其外則受俄軍之侵略，內則屬國一齊叛變，土耳其之生命，危在旦夕矣，幸英奧援助，得免於亡，否則世界地圖上，將從此永不復見土耳其三字矣，情勢如此，故土耳其不得已，與俄媾和。

俄土媾和與善後

土耳其既迫於情勢，必須與俄媾和，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土帝遂請求英國維多利亞女皇調停，乃女皇通知俄帝，俄帝斷然謝絕，且謂：「土耳其若希望和好，須直接向我要求」云。土耳其政府無法，遂依從俄之意旨，於翌年一月十九日，派媾和全權大使至卡章利克之俄軍本營乞和，惟當時土耳其竊欲依賴英國首相與英國政府，力圖締結有利條約，俄則依然交兵，亦所不惜，更欲以有利之條件媾和，因此，兩國之媾和談判，遲遲不見進展。

其間，英國方面，一月十七日，議會開會之際，女皇下，諭謂：「若不幸而俄土兩國，猶交干戈，則朕為防止某種偶然事故之發生起見，不可不講求預防之手段」云。同時，財政部長復請預備費六百萬磅，以充

陸海軍臨時經費，俄國政府聞之，即欲從速了結俄土談判，於是，雙方媾和談判，遂急轉直下，至一月三十日，兩國和議成功，休戰及媾和之條約，皆簽字完畢矣。

但此次之條約中，載有土耳其應將黑海之得爾馬斯至北方馬爾摩拉海之桑斯特夫亞諾中間，土耳其之一切城塞，讓給俄國之規定，英國聞訊大驚，爲其利益計，不得不開始運動，故當時英國政府曾在議會中報告，謂：「英國自當與奧國同心戮力，反對俄土締結密約，且主張和好條約必須附之於各國會議」云。

同時，英國政府，又以保護英國人民之生命財產爲名，派遣軍艦至君士坦丁堡，該艦隊雖遭土耳其政府之反對，卒於一月三十一日，稱奉英國政府命令，強欲駛入君士坦丁堡，俄國首相得知，即憤然通告各國政府，謂：「在此種情形之下，俄國亦不得不爲保護在土耳其之基督教徒起見，進兵君士坦丁堡，風雲險惡，一觸接發，幸協商成功，二月十三日，英國艦隊，乃改泊於距君士坦丁堡約十英里之朴林斯島，其間，俄土和約，已經兩國全權代表簽字完畢，俄土兩國，當即通知各國政府。

當時，奧英兩國，雖表示反對，斷然主張召開歐洲會議，但不易得俄同意，且俄同時：「歐洲會議之決議，只能供俄之參考，採用與否，其權在俄。」主張俄土兩國間之交涉，當取決於俄，不讓一步，而英奧兩國，則始終固執前言，英國更根據一八五六年之巴黎條約，主張條約中之條款，應取決於歐洲會議，奧國亦放棄三帝同盟，左袒英國，在三月七日拍斯舉行之奧匈兩國議會中，首相竟要求六千萬鈞爾頓之巨額經費，更明示兩項如次：

對於布加利亞國之新組織，完全表示反對，渴望希臘種族蔓延於巴爾幹半島，以保其奧斯拉夫人種間

之平衡。

企圖佔領波斯尼亞及黑色哥維那兩州一事，雖祕而不宣，其形勢亦自然顯露矣。

敏捷之俄國政府，由奧國首相之言行，已察知其意向，即欲以圓滑手段，設法打消，三月下旬，派伊達齊夫至奧京運動，結果，克奏膚功，奧國政府竟諒解俄國之意，而放棄異議矣。

惟英國則依然固執前言，不易承諾俄之意向，且顯有不惜訴諸武力，必須貫徹本國意見之覺悟，除召集預備兵，及造兵廠造船廠加緊工作而外，印度兵之第一隊，已奉英政府之命，於四月二十九日，全軍六千人，由孟買，向地中海之馬爾他島進發，先是，英國外交部長，四月一日，答覆各國，文中已有：「即令出席有議論桑斯特夫亞諾條約，自由之歐洲會議，亦屬無益，故我英國代表不欲出席」等語。當時，俄國首相，亦代表俄國，發表意見，以答之，英俄兩國，各自固執本國主張，不肯稍讓一步。

情勢如斯，英俄兩國，雙方益形執拗，惡感日甚一日，風雲險惡，漸趨極端，兩國之舉動，竟為舉世所注目，尤其是博斯普羅斯海峽方面英俄之軋轢，更為世人所重視，當時此種軋轢，日甚一日，俄國欲佔領博斯普羅斯海峽中接近黑海一小時半即可到達君士坦丁堡之布鴉庫得爾，令士兵由博斯普羅斯海峽乘船，宣言開往俄得薩，駐土英國公使斷然反對，同時，英國政府亦訓令艦隊，謂：「萬一俄國佔領布鴉庫得爾，即迅速前進，而投錨於君士坦丁堡」云。

是時，俄猶主張滿足其要求，派軍艦二艘至布鴉庫得爾，土為防止俄國佔領該地，屯兵於該處高地以守之，俄國大怒，認為土國出此舉動，與遲遲不還瓦爾那休姆爾及可托布山同教徒之暴動，皆出於英國之奸謀

，遂令拓德烈本，代古尼拉大公，爲對黑海博斯普羅斯海峽英國艦隊之戰備總督，拓德烈本當即着手準備，在羅斯至桑斯特夫亞諾之全海岸，建築砲台，以防英軍登岸，一方面，又由俄國本土出兵，以爲應援君士坦丁堡附近駐軍之準備，此外，又在莫斯科及其他地方，募集戰費，俄國海軍部，亦派多數將校至北美合衆國，急於驗收預訂之船艦，於是，歐洲天地，戰雲密布，將一觸即發。

當時歐洲各國，欲防止英俄間之戰亂於未然，竭盡外交技術，努力調停，乃尙未得到良好結果，而兩國輾轉益告激烈矣，時駐英俄使蕭帕羅夫，發現良好手段，數次斡旋於兩國政府之間，促成兩國締結密約，英俄始得免於兵亂，不過，結果英國在柏林會議中，仍始終主張其說，爲本國之利益，挾列國以恐嚇俄國，卒使俄國由戰功得來之桑斯特夫亞諾條約，成爲廢紙，因此，俄國怨恨英國，殆入骨髓，而俄土戰爭之結果，竟轉爲俄法同盟，英俄對敵矣。

#### 柏林會議

俄土戰爭告終，歐洲列國會議於德京柏林，當時德之鐵血政治家俾士麥公爵，俄之哥爾基可夫公爵，英之畢扎資飛爾德侯爵，及列國第一流之大政治家，皆會集一堂，欲決歐洲之和戰於樽俎之間，誠世界史上之大觀也，雖然，此次會議，要不外英俄兩國權利上之鬥爭，當時英俄兩國之全權代表，雖各以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手腕，盡力辯論，互相爭鬥，而英則玩弄列國於股掌之上，爲本國之利益，始終固執其主張，卒使俄國動兵數十萬，以鐵血戰勝而得之俄土條約，成爲廢紙，俄國雖強，對於列國之干涉，亦不得不忍氣吞聲而屈服也。

柏林會議中，英國之極力爭執者，實爲布加利亞問題，在俄則務期擴張布加利亞之境域，以伸其權勢於土耳其方面，英則力圖縮小布加利亞之版圖，以減削俄國之權力，英國極力主張其說，不稍讓步，結果兩國締結密約如左：

一、分布加利亞爲南北二國，以南半爲土耳其屬國，北半獨立，其總督由土耳其政府，在基督教徒中選定，經列國認可後，任命之。

二、巴加比提及亞拉休加提谷兩處，爲土耳其與波斯間之適度要地，俄國須以之歸還土耳其。

三、由土耳其以卡塔讓給波斯。

四、俄國將來，決不向亞細亞土耳其方面，擴張領土。

於是，俄之戰功，竟被英國蹂躪盡矣，初、俄亦堅決主張，固執其說，兩國爭執，各不相下，柏林會議，又將無結果而散，時、英國全權代表畢孔資飛爾德侯爵憤然曰：「俄國若不容納吾人之言，惟有以砲火決之耳。」旋即準備歸國，夕刻，俾士麥公爵訪侯，見其正準備歸英，大驚，因問侯曰：「邇來之事務，徒使足下疲勞乎？」侯曰：「非也，余不苦於事務，惟苦於時間耳。」俾士麥公爵又謂：「稍予讓步，以謀調和，何如？」侯憤然曰：「我之來此，爲達成英國之意志，非爲求屈從而來也。」俾士麥見畢孔資飛爾德侯爵態度強硬，即訪俄國全權代表哥爾嘉可夫公爵，告之，會俄帝有讓一步以從英國要求可也之勅令，時哥爾嘉可夫公爵，正計無所出，加以俾士麥百方勸說，遂於七月二十一日夜，由兩國全權代表，在英國全權代表之旅邸，會商決定之翌日會議中，俄國竟完全依從英之主張矣。傳當時俄國國民，憤英國之強暴，深恐因英之

妨害，沒其戰勝之功績，以爲俄之榮辱，卽繫於畢孔資飛爾德一人，有密懷匕首，潛入柏林，欲暗殺畢孔資飛爾德者，頗不乏人，由此，亦可知俄之怨恨英國，已入骨髓矣，柏林會議後，俄國犧牲心血換來之戰功，全成泡影，桑斯特夫亞諾條約中之利益，大被剝奪，列國僅憑三寸之舌，得相當土地，英國不費一兵，獲賽布拉斯島，而俄所得者，反不過區區之地，俄之恥辱，莫加於此，加以普法戰爭之際，俄國對德曾表示好意，而德在柏林會議中，則只知爲英與謀利益，不能作公平之調處，故俄不特仇視英國，且與法國同盟以當德，從此歐洲形勢益變，險惡風雲不絕矣。